

官心平较湖心好，不作风波任载舟

——清代廉吏丁宝桢的诗意情怀

□刘永加

近日，大型历史题材电视剧《丁宝桢》在央视热播，使这位廉洁勤政的晚清中兴名臣的事迹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其实，丁宝桢还有他的另一面。他还是一位多愁善感的诗人，在几十年的宦海沉浮中，他常常写诗记事抒怀，许多诗篇被收入《十五弗斋诗存》中，这些诗歌不仅记录了他的人生轨迹和从政经历，更是体现了他的思想境界与家国情怀。

名士独看秋色饱 夜深时复倚危墙

丁宝桢，清嘉庆二十五年(1820年)出生于贵州平远(今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)。清咸丰三年(1853年)中进士，入翰林院选庶吉士，继授编修。咸丰十年(1860年)任知岳州府。同治二年(1863年)授山东按察使，后迁布政使，同治六年(1867年)升任山东巡抚。光绪二年(1876年)任四川总督。

丁宝桢自幼饱读诗书，博学多才，有深厚的家学功底。他的书斋叫“十五弗斋”，典出《礼记·中庸》，丁宝桢用这十五“弗”做书斋名，就是为了勉励、警示自己，不仅要博学多闻，还要做一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人。军政之暇，丁宝桢致力诗书，文学造诣很高。

丁宝桢生活的时代，风云突变，内忧外患。鸦片战争结束后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席卷全国，狼烟四起，鼓角铮鸣，战火遍燃大江南北。咸丰三年(1853年)，刚刚中了进士入翰林院的丁宝桢遭遇母亲去世的变故，他回老家贵州平远奔丧，守孝三年。

此时，刚刚踏上仕途之途的丁宝桢，胸怀抱负，对前途充满信心，可是面对地方上和全国动荡不安的严重局势，他写诗表达了担忧：

烽火惊传遍九江，那堪离乱又乡邦。
十年罢赋金门策，两载持来大将幢。
阅世几能称柱石，不才何以息纷庞。
城南屡见狼烟起，安得韩公筑受降！

这是《十五弗斋诗存》中的第一首诗，给人以不安的动荡感和危机感，丁宝桢思考着解决办法，到哪里去找唐代张仁愿那样文武全才的大将，哪里又有像宋代韩琦那样能征善战的帅才，筑起一道坚固的边防，拒敌于国门之外呢？一首忧思诗，丁宝桢写出了不凡的气势，给人以震撼心魄的力量。

即便是走上仕途，在宦海中摸爬滚打多少年后的丁宝桢，依然是未雨绸缪，忧国忧民。有了地方上任事经历，使丁宝桢看到国库空虚、边患不断、吏治腐败、积案如山、政务废弛、民怨高涨等现实，这也让他忧心忡忡。

他在《嘉定道中》写道：“梧桐初老桂花香，阵阵江风送晚凉。名士独看秋色饱，夜深时复倚危墙”；在《重庆道中》写道：“小虫唧唧诉秋心，露滴疏篱菊有阴。我爱寒蝉同警枕，夜深时作短长吟”；在《重庆中秋无月》中还写道：“今夕不堪惟旅客，夜深犹自数更筹”。丁宝桢白天忙于政务，四处奔波，到了夜里，孤灯独处，愁绪便袭上心头。这些诗句，让人仿佛看到了一个被危机时时侵扰而又无可奈何的官员形象。

丁宝桢还写过一首《和陈筱石婿汉茂道中即事三十韵》，生动描写旅途见闻，其中也隐含了他的忧患意识，诗中写道：“神禹导岷江，胡尽沙堆缩。留此一线路，行者辄转毂。不敢高声言，恐惊山鬼哭。凛凛阴风吹，畏寒戒食肉。去路幸免危，回头仍溯洑。相从命舆夫，竹轿勤加幅。处处防颠险，差可免折轴！”这首诗虽是写景，但又何尝不是他对危机潜伏的警示呢？



都江堰宝瓶口。张海摄

行囊多载循良传 早有人知太守贤

作为仕途中人，丁宝桢要把主要精力用于吏治之道，只能在闲暇之余偶有所感时，方才吟诗作赋，借以抒发一时之兴。据丁宝桢的侄婿陈夔龙所写《十五弗斋诗存·跋》指出：丁宝桢对于写诗一道，“素不经意，偶有著作，随手散弃，往往百不存一。”但是，正是这些闲时的自我抒发，流露出了丁宝桢的志向和憧憬。

咸丰十年(1860年)，丁宝桢在湖南岳州知府任上。岳州历来为楚南第一要缺，这是丁宝桢第一次做有实权的地方长官，他深感肩上责任重大，在诗中写道：

一麾新命出金銮，手捧温纶著意看。
圣主果然资保障，微臣何以济艰难。
未谙律令真庸吏，多读诗书即好官。
学道爱人今日事，弦歌谁继广陵弹。
臣郡繁难费斡旋，儒生来此重仔肩。
安民况是疮痍后，求治还须盗贼先。
官到清时防市德，法从严处贵求全。
行囊多载循良传，早有人知太守贤。

丁宝桢深知，做一名良吏不做庸官，不仅要深谙律令，而且要懂吏治之道；不仅要以法为本，而且要在严处求全；不仅要以身作则，清正廉明，而且要防止徇私舞弊，贪赃枉法。要做到这些，丁宝桢提醒自己，就应当多读诗书，以历史上著名的良吏为榜样，不断克制自己的私欲，不断提醒自己恪尽职守、为国效忠。

丁宝桢最敬仰的是北宋初年的政治家、改革家范仲淹，并把他视为典范，为此还写了两首诗：

潢池盗弄十年曾，渤海何人唤不应。
心迹我堪监止水，头衔谁共冷如冰。
诗从湖口邀词客，茶定君山抚寺僧。
独有岳阳楼上记，先忧后乐愧无能。
万壑争趋一束收，平分南北共江流。
奔腾直走三千里，浩气全吞十二州。
晋代以还杯在手，希文而后我登楼。
官心平较湖心好，不作风波任载舟。

丁宝桢在岳州府上任伊始，即登上岳阳楼，缅怀心中的楷模范仲淹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成了丁宝桢自觉遵守的准则。

而丁宝桢的“官心平较湖心好，不作

风波任载舟”诗句，则成为后世名言。丁宝桢这是在告诫自己，也是在呼吁官员心肠要比洞庭湖心之水还要平，公平办事、正心执法，才能赢得百姓拥护，“不作风波任载舟”。

丁宝桢在后来的诗中多次重申了他的志向。光绪九年(1883年)，丁宝桢奉命负责直隶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四川五省军务，途中写下《山西道中喜雨初晴述怀》一诗：“水挾东风响百泉，中条山色卷残烟。商林有喜成新梦，郇雨无心了旧缘。北向云高开晋甸，南交日远捧尧天。澄清有志力惭薄，揽辔风流愧昔贤。”远古五帝之一的尧，能够法天而行教化。后来，就以尧天来称颂帝王盛德和太平盛世。这时的丁宝桢满怀信心要做一个不愧先贤的好官，表达他澄清“尧天”的远大抱负。

一年两度河干走 安得苍生免溺饥

丁宝桢作为中兴名臣，成就是多方面的，无论是在治理黄河水患、振兴民族工业、发展军工业，还是廉政勤政、忠君报国，他都是典范。尤其是在他从政中，对于农村和农民的高度重视，也是前所未有的。

在任地方官期间，丁宝桢采取过一系列重要举措重农安民，如治理黄河水患、重修都江堰、劝谕农桑等等，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

丁宝桢写过几首农事诗，其中一首《始晴喜作》写道：

归程风雨计连旬，晓发资阳霁色新。
野老释蓑填窄径，仆夫浣屐踏轻尘。
水田漾碧嬉雏燕，蔗陇分青闲竹筠。
帘卷窗开倦眼，乍看叱犊似耕春。

丁宝桢书写了一幅精彩的春耕图：风雨初晴，碧水荡漾，新绿葱茏，雏燕齐飞，远处传来一阵阵叱犊声，不禁对这乡村美景称赞不已，油然而生喜悦之情。此诗表现了他对农事的关心，以及对治下农村安乐祥和景象的肯定。

丁宝桢在四川任职期间，主持修复了都江堰，可谓千秋大业，对农田水利灌溉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进一步促进了四川农业的发展。他曾亲自到灌县(今成都都江堰市)现场勘察年久失修的都江堰，为治理修复打基础，之后他深有感怀，写道：



电视剧《丁宝桢》海报。图据片方

江水迁移未可知，农田利害属官司。
无他妙计纾民困，且藉浮言作我师。
鱼嘴分疏期合法，人堤蓄泄望园时。
一年两度河干走，安得苍生免溺饥。

丁宝桢的这首诗情深意切，怜民若子，令人敬仰。关心百姓疾苦和求治安民之道，是他一贯作风。对治理岷江修缮都江堰，丁宝桢当作国家大事和百姓福祉对待，不但多次亲自勘察，还提出设计方案，以期彻底解决问题，为民造福。

同时，丁宝桢还深入到乡间地头，与老农攀谈，了解农村实情。即便是在从灌县勘察都江堰返回途中，他还在关注关心农民的疾苦，他的《由灌县勘堰工回省道中书所见》一诗记载了深入田间与农夫交谈的情景。

当时，丁宝桢路过乡间，看到秋收已过，照说农事该结束了，但农夫仍在田间劳作。他问老农为什么呢？老农“答言霜降逾，播谷兼种菽。天时不可留，人工应求速。逸居虽足思，妻子安所畜。吾侪终岁劳，有秋便云福。”这番话使丁宝桢对农民的艰辛更加了解，他感慨万分，不禁想：“力穡如此勤，犹恐缺饷粥。念彼城市民，坐饱太仓粟。彼虽前生缘，酖毒已暗伏。试看转瞬间，饥饿满沟渎！”他是在提醒，要珍惜百姓的辛勤劳作成果，爱惜民力，避免饿殍发生。

正因为丁宝桢能够倾听农民的呼声，更多地了解百姓的疾苦，所以，他的施政方针多向农村农民倾斜，从他在山东和四川任上治理水患修整水利设施，重视农业的一系列做法，就表明了他的心迹，他在《璧山道中》写道：

重冈复岭见卷阿，忽向山城洞里过。
几见民安成世变，须知地险要人和。
青陂满眼新抽蔗，绿水平畴尽刈禾。
试问此邦贤令尹，谁能折狱信无颇。

丁宝桢在四川执政期间，经常去农村，行走在璧山县(今重庆璧山区)的盘山道上，穿过风光无限的险山峻岭，来到农夫正忙于收稻的沃野平畴，看到一派富饶而丰收的景象。由此，丁宝桢自然想到璧山县令，应该是一位有作为的地方官，在他的治理之下，璧山县才有了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般的安定祥和景象，于是由衷称赞璧山县令是一位真正的“贤令尹”。

光绪十二年(1886年)丁宝桢在任上去世，终年66岁。